

徐玉諾作

將來之花園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將來之花園

徐玉諾 著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1931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THE GARDEN OF TO-MORROW AND OTHER POEMS

By
Y. N. SÜ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將來之花園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徐玉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平 天津 保定 瀋陽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卷頭語

Plestcheiev 之詩有言：

「手空空的，握不到黎明的安樂！」

夜接着夜，眼所能見到的却都是黑的夜。

我的少年的年華呀，逝了逝了，不留轍跡的，

似冬天空裏的流星一般的逝了。」

唉！祇在玉諾的詩中，才找得出與 Plestcheiev 這詩同樣的悲感呀！

俄國急進派的批評家 Dobrolioubov 說，「近代俄國著名

的詩人，沒有一個人不唱頌他自己的『輓歌』。祇有真情的人才能唱這輓歌。

雖然在將來的花園裏，玉諾曾閃耀著美麗的將來之夢，他也想細細心心的把他心中更美麗，更新鮮，更適合于我們的花紋組在上邊；預備著小孩子們的花園但是輓歌般的歌聲，却較這朦朧夢境之希望來得響亮多了。

玉諾總之是中國新詩人裏第一個高唱『他自己的輓歌』的人。
(西諦)

海

鷗

目次

一、卷頭語·····	一頁至二頁
二、海鷗·····	一頁至六十六頁
三、將來之花園·····	六十七頁至一百十二頁
四、玉諾的詩·····	一百十三頁至一百三十四頁

小詩

一

街上人兒鬧攘攘，
室裏燈光悽愴愴，
雖說都是母親的兒子，

隔隔不相知——

各人做着各人所想。

二

一個人沈淪在傷心的湖裏，

他所有一切的願望——
都沒結果的放射了。

三

失意的影子靜沈沈的躺在地上；
生命是宇宙間的順風船，
——不能作一刻的逗留；
總是向着不可知的地方。

小詩

二月十七日上海。

誰來給我說句話？——不須怎好，只要是平安心腸。
誰來給我一個笑？——不必含着什麼愛，
只要是內心如此，不含着什麼陰險思想。

二月十七日

船

旅客上在船上，是把生命全交給機器了：

在無邊無際的波浪上搖擺着，

他們對於他們前途的觀察，計劃，努力，及希望全歸無效。

呵，宇宙間沒趣味，再莫過於人生了！

其次

未開船呢，等着開船；已開船就要盼望立刻到岸。
有時不願想着，做些旁的樣來掩蓋這種情緒，
不自禁的打了個呵欠；
盼望的情緒，再沒這個熱烈了。

二月二十九

二月二十日

給母親的信

當我迷迷苦苦的思念她的時候，就心不自主的寫了一封信給她。

——料她一字不識——

待我用平常的眼光，一行一行看了這不甚清晰的字跡時，我的眼淚就像火豆一般，經過兩頰滴在灰色的信紙上了。

命運

前面是黑暗的；無論怎麼聰明的人，連他眼前一分鐘也不敢斷定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出來，立在黑暗中的是命運——他揮着死的病的大斧，截斷了一切人的生活 and 希望。

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

記憶

一

人類生活着，同小羊跑進草場一樣，可以不經意的把各色各樣的草吃在肚裏等到晚上臥在牢圈裏，再一一反囓出來，覺出那些甜，苦，酸，辛……

人類也同小羊一樣愚笨；總不能在現在裏嘗出甘，或苦的記憶——或者這些甘，苦更不一定？……

爲什麼我在寂寞中反芻……

爲什麼我肚中這麼多苦草呢？

二

人類又同畫家一樣；可以不經意的畫些松樹，淺草，小狐，耗子，在他週圍的牆面上。

後來這些小松樹，小草葉，小狐子，小耗子都中了魔術，都刺針一般妖怪一般的怒目相待他的主人。

這就是人類自己的魔鬼。

三，
六。

「旅客的蒼前山」 輕歌二首

一

細風吹，白雲踏過林梢走；
林梢常依風擺動，白雲一去不回頭。

二

細風吹，白雲踏過林梢走；白雲遠遠隨風去，空留林梢思悠悠。

三，
十六。

不可捉摸的遺像

在這蒼前山住着，我的眼淚像小泉一般刻刻不停的透過密密的樹林，曲曲折折的流下山去。我和我的一切隔離着，這些異鄉的美景簡直與我生不出關係來。

那魯山城外高低不平的地，小學校裏不很誠實的夫役，牆角旁一棵半死不活的小柳樹……
在在都使我瘋狂一般的思念着。

呵，我實在……醉了……

小詩

濕漉漉的偉大的榕樹罩着的曲曲折折的馬路，

我一步一步的走下，

隨隨便便的聽着清脆的鳥聲，嗅着不可名的異味……

這連一點思想也不費，到一個地方也好，什麼地方都不能到也好，

這就是行路的本身了。

一九二二，三，二十七日，蒼前山。

一步

我曲曲折折的順着這道山谷走下去。

我一步一步的走着，送到耳邊的是兩岸密林裏邊，小鳥的清脆的歌曲；迎面細風吹着——這是從太平洋吹過來的細風，滿含着極溫柔的溫潤，和野香，鬆鬆的淺草，在我足下親吻，

我的脚一下，她也輕輕的躺下一點；但是總……

柔情而十分忠實的承受着我的脚底。

我想些什麼？

是這樣的：

什麼也不是，什麼也沒有了！